

黑龙江省戒毒劳教所是中共在黑龙江省“转化”法轮功学员（即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的基地，更是中共在黑龙江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

同其它劳教所、监狱、看守所相比，黑龙江省戒毒劳教所对外封锁消息更严密，强化洗脑的手段更残忍、却鲜为人知，完全凌驾于公检法之上，是由黑龙江省“六一零”（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机构）直接操纵、由省财政厅直接拨款的靠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而生存的省直属劳教所。

近十年来，黑龙江省上千名法轮功女学员先后被绑架到此黑窝，遭受残酷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该劳教所给这些法轮功学员和她们的家庭带来了莫大的痛苦，劳教所人员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已经构成了严重犯罪。

## 炼法轮功瘫痪病人能走路 却被中共折磨致瘫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佳木斯法轮功学员马春利曾经是一名瘫痪病人，且身体患有多种顽疾：血压低、心脏供血不足、膀胱炎、肾盂肾炎、尿道炎、子宫糜烂、尿血、脑炎，常常头痛欲裂，睁不开眼睛。就在马春利对生命绝望时，二零零四年她幸运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而后全身顽疾不治而愈，更加神奇的是，马春利能走路了。

马春利感谢法轮功，坚定信仰“真善忍”，两次遭中共警察的绑架，曾被非法劳教两年。在人间地狱的哈尔滨戒毒所，马春利旧病复发，身体再次瘫痪。在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恶警和犯人仍对她进行泯灭人性的折磨。

### 以下是马春利自述受迫害的详情

我叫马春利，家住佳木斯市。我于一九六五年出生，在十七岁那年，一夜之间就得了脊椎炎，只走十多米的路，腰就不听使唤，动不了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在不断地加重。佳木斯医学院附属医院，大夫说：椎管里堵满了骨刺，无法将神经分离，在人类这个病已经无法医治。

二零零四年秋，就在我感到生活走到了尽头、绝望之时，我想起了家里书架上有一本《转法轮》书，那是我一九九八年在书店里买的，一直没看。就这样，我开始修炼了法轮大法，奇迹也随

之出现了，我身体上的病不治而愈，我还能站起来走路了。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七日，包片警察孙雷和另一警察闯入我家将我绑架。

### 在哈尔滨戒毒劳教所遭受非人折磨

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佳市“六一零”伙同佳东分局的恶警们，在体检不合格的情况下，强行把我劫持到哈尔滨戒毒劳教所。

在哈尔滨戒毒劳教所三队住进靠中门（狱警值班地方）附近，屋里没有床，我和法轮功学员佟雅琴就睡在凉地上。睡了两天，我俩身体都凉得受不了，才给我俩安床。没过两天佟雅琴被转到别的牢房，来一个十九岁的吴青玲，长一脸横肉，是个窃盗犯，还染上了梅毒病。队长孙宝莲把吴青玲弄过来“照顾”我。与其说是照顾我，不如说是虐待我。我进劳教所没几天，在厕所晕倒，腰腿又摔一下，就更不好使了，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都得靠人帮助。可吴青玲不但愿管我，还常常骂我。

我盖的被子很薄，几乎就是两层布，夜里很冷，越凉呕吐得越严重，吐出那难闻的臭味，吴青玲也不给倒，只好放在床下熏着。屋里虽然阴冷，可却有绿豆蝇。连一口热水都喝着……。我几次向狱警张春景申请希望换个人照顾我，都不行。折磨得我快要死了，也没人管。

哈尔滨戒毒所的队长刘巍用这种有梅毒病（吴青玲有梅毒病也不告诉我，我俩用一个尿桶）且无恶不做的犯人监视我，用残酷的方式虐待我，迫害我，让我活在极度痛苦之中。有一天刘巍跟我说：“马春利，我们给你看病了，你没什么事，只是稍微有一点腰椎间盘突出，你不能再躺着了，你若再躺着，我们有铁椅子伺候你。”

### 恶警隐瞒病情，谩骂侮辱，禁止接见，勒索钱财

二零一零年五月份，队长吕培红带我去哈二院做腰椎磁共振，我说连脊柱都做一下吧，因为脊柱都不好受，她根本都不理我只做腰椎。回来时几个犯人用一个破被子从车上往下抬我，离地面还很高时，犯人孙丽艳就松手，我的腰被摔得很痛，更不好使，当时连身都翻不过来，吕队眼看着犯人摔我，也不吱声。回来后，吕培红就强行扣下588元医疗费，还不让我看诊断。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七日，新年前，他们逼着我去看病，我当时身体很差，因为刚刚犯两次抽搐病，我根本动不了，心脏一动异常难受。吕培红逼我去，我迫不得已地请求她：让我缓两天吧，我现在身体根本动不了。吕培红凶狠地说：听你的呀？犯人孙萍刚把我背起来没走几步，我心脏猛然一震，就

呼唤良知正



停止迫害

抽搐了，可吕培红还是没放过我，让**孙萍**和**苑田田**把我抬去儿童医院。外面的天气很冷，我也没穿大衣，到儿童医院也没给我看心、脑抽搐的情况，只是做了肺部透视，走过场给别人看的。我身体都不行了，只剩一口微弱的气，还强迫我协助他们演戏，为了表明劳教所所谓的“人性化管理”，以此掩人耳目。

我在哈尔滨戒毒劳教所被非法关押了两年零十六天，在此期间，每逢年节给犯人所谓的改善伙食时，给病号吃得都是最不好的那个菜，有时还不够吃。二零一零年中秋节和十月一日，共改善半个月，可我和法轮功学员赵春艳老人（赵照顾我）几乎是吃自己的大酱过来的。而后跟**刘巍**反映此情况，**刘巍**就装糊涂，说她不知道。

二零一一年过年三十晚上，食堂管理人员**宋干事**大喊扬言：剩下饺子给狗吃也不给楼上病号吃，若不是有人过去检查，病号就真吃不上饺子了。

二零一零年我的身体很差，根本就写不了作业，每月就给我加二天期。当时负责班级狱警**王丹**给报上去的。

我是二零一一年四月七日被关进一中队六班，狱警是**师帅**、**徐佳**。我是整个劳教所身体最不好的，而犯人**苑田田**是最能欺负老弱病残的，可想而知，我会受她多少欺负，她又当班长。**苑田田**折磨我四个多月后调走了。

我的身体更加不好，腿一点也不能动，话也不太会说，说的字音一点不清晰，总算出来的时候还有一口气。我接见去，狱警**刘茗**让我自己走，一百多米的距离，我走了四十多分钟。狱警**李涵**，犯人**丁立波**要背我她都不让。

二零一零年的新年前，教导员**张莉**还让**吴青玲**“包夹”我，**张莉**还大声训斥我。狱警**冯远会**，我坐着，她说我是炼功，我挠头，她说我立掌发正念。还把此事告诉教导

员**刘茗**。我夜里起来大便，因大便干燥在便桶上坐了一会，狱警**谢立佳**值夜班过来，发疯似地冲我喊，说我影响其他人睡觉，不允许我便秘了。我一点动静也没有，怎会影响其他人呢？谢这一喊，把全屋的人都喊醒了。有一次我坐在床上看犯人**孙芳**的美术画，**谢立佳**进屋气势汹汹的大喊：“你们给我看着她（指我）”不分青红皂白，故意制造是非。狱警**师帅**在走廊大声喊：说我炼功打折我腿。

狱警**徐佳**，我在一中队六班她是包教，开始到她班，**徐佳**不让我盖腿，不让我枕头躺着。一次夜里，我耳朵很痒，抠耳朵，**徐佳**看见了很不高兴的跟我说：“马春利，你要再这样，我就扣你分（指加期）”这纯属利用职权无理强加伤害。

狱警**史俊雪**以安检的名义，对我进行人格污辱，让我靠墙站着搜身，鞋都脱下来，裤子扒下来，吐痰纸都拿走审查，被褥全拆开，卫生纸都打开。史这么卖力的检查，不外乎想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可靠参与迫害好人往上爬，不但爬不上去，会摔得很惨，天理不容，希望好自为之。**史俊雪**对我的人格污辱，对我的身心伤害很大，所以她每次安检我都很难过，身体出现严重的病变。我在床上坐着，**史俊雪**无辜扣了七分（加一天）。

犯人**刘裕芝**因为牙痛，她痛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大喊大叫，她要撞墙自杀。我的脑袋和心脏顿时就承受不住这样的高声音。我就拄着拐走出去想找个方的坐着，我根本就站不了两分钟。**史俊雪**冲我怒喊：不允许我进屋，站不住也得站着。折磨得夜里我吐了十多口血。史俊雪不配当狱警，太没有人性了。最后一次我在床上坐着，她把我盖腿的毛巾给拿下去了，不让盖，我腿凉就更痛了，且不让我弯腿坐，只能伸直坐，那样我脊柱不好使，根本就坐不住。我连坐着的权利都没有了。把我折磨得心脑抽搐，而后，

嘴也不好使，刚开始连吃饭都不会，身体僵硬不好使。翻身大小便都靠法轮功学员**周芝荣**帮助。劳教所也不给出所看病，致使越发严重，有意耽误我的病情。

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在哈二院胸透的片子，二零一零年五月份在哈二院腰椎磁共振的片子，二零一一年一月七日在儿童医院的胸透片子，这三次的诊断和片子都不让本人看，多次申请要也不给，剥夺本人的知情权，所有权，犯侵占罪。耽误本人治病，贻误病情。

我吐了两年血，没有一个狱警询问为什么吐血，都装不知道。

我儿子在我回家前十天给劳教所生活科科长**郭彤旭**打电话，询问我回家的日期，等了很久也得不到回应。为此我儿子特意跑来一趟。从佳市到哈市近一千里路，儿子来回趟要耽误两天一夜不上班。

我被非法加期十六天，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才获得自由。

## 大陆律师呼吁： 结束迫害 刻不容缓

在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著名人权律师**郭国汀**表示：百分之百的法轮功案件，都是按照中共的意志乱判的：律师们认为：

◆ “法轮功案件”属于信仰自由范畴，思想不构成犯罪。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信仰自由，对法轮功学员的指控是违反宪法的。把法轮功歪曲为×教去打击，是荒唐可笑的。

◆ 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审判”过程，都是“六一零”在幕后操控。专职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办公室，既不是立法、司法机关，也不是行政机关，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组织。

◆ 打压法轮功，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财富，使众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人人自危，很多人不敢面对真相，不敢面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暴行和苦难。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

《九评共产党》一书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自2004年11月出版后，在中国促成一项史无前例的强大的退出中共恶党的精神觉醒运动。到2012年11月06日，已有1亿2千6百90多万大陆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九評共產黨  
大紀元系列社論